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2 月 11 日)

1、《华尔街日报》发文称拜登可以让美国贸易再次成功

12 月 10 日,《华尔街日报》刊登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B. Zoellick) 的文章:《拜登可以使美国贸易再一次走向辉煌》。文章指出,贸易将是拜登任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为修复与盟国的关系、给变化中的世界经济设计规则、为美国劳动力的未来做好准备,未来拜登需要摒弃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并将经济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作者建议拜登的贸易政策应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环境商品和服务贸易、卫生物资、知识产权及农业领域。针对拜登顾问建议设立的民主国家联合应对技术安全问题集团,作者认为这一组织还应就数字经济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新的贸易协议在包括保护版权和专利的同时,需要涵盖跨境数据传输和技术自由选择问题。政府不得设立关税壁垒或强制技术转移。但各国需享有设定隐私和安全规定的自由。在环境方面,应降低创新壁垒,反对渔业补贴,并加强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的执法力度。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需要制定碳边境税作为其对气候承诺的补充,同时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公平的壁垒。新政府还需要密切关注《美墨加协定》中的劳工条款。拜登

政府也能够获得两党支持提前修改美韩贸易协定中劳工和环境的相关条款。新政府还应当支持双重国籍的奥肯乔·伊维拉女士（Okonjo-Iweala）担任 WTO 总干事。拜登经济战略也应该顾及中国，中国不想被孤立自由经济联盟之外。总之，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通过将贸易政策与政治有力结合，未来拜登政府能够重新引领国际经济的发展。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can-make-american-trade-deals-great-again-11607622762?page=1>

2、NBR 发文分析 2021 年美国贸易政策面临的挑战

12 月 9 日，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网站发布咨询顾问、前国会议员小查尔斯·布斯塔尼（Charles W. Boustany Jr.）撰写的文章《美国 2021 年贸易政策面临的挑战：前景概览》。作者认为，面临紧迫的国内经济压力，拜登政府也不应搁置贸易政策，这是实现国内议程目标及对外修复联盟，恢复美国领导力的重要途径。（1）新政府应尽快确认贸易代表办公室高级官员人选，以便全面评估贸易政策状况；贸易代表应监督《美墨加协定》（USMCA）的实施、处理同中国、日本、英国、印度和肯尼亚等国未完成的谈判，并为解决与欧盟的争端明确方向；监督贸易执法；解决 WTO 总干事选举僵局和 WTO 机制改革中发挥领导作用。（2）重申 2021 年 6 月底到期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以展现对国会参与贸易谈判的充分支持，以及确保对贸易协定的监督和执行协定目标。（3）重新授权实施贸

易调整援助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 保障因贸易失业的工人福利。(4) 调整特朗普时期引发争议的以《1974年贸易法》301 条款征收关税的做法, 在经合组织多边框架下, 协同国会应对跨境数字服务贸易争端; (5) 纠正援引《1962 年贸易法》232 条款对盟友加征关税的举措, 审慎处理有关国家安全的经贸争议; (6) 制定协调一致战略, 应对跨“全面进步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等贸易协定影响下的区域经贸环境新变化; (7) 制定强有力贸易议程, 促进美国出口增长和与国际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助力疫情后国内复苏。良好的贸易政策协调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利益, 有利于美国价值观和标准的全球推广, 最终强化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challenges-for-u-s-trade-policy-in-2021-a-brief-look-ahead/>

3、《报业辛迪加》发文反思供应链和需求

12 月 10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 的文章《供应链与需求》。文章认为新冠疫情危机中个人防护设备和药品原料的短缺让人重新思考如何更好解决供应链的弹性问题。目前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危害或战争, 以及关键产品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作者提出了管控供应链风险的几项措施并分析了潜在的问题: (1) 减少在关键商品上对国内或国外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强调供应商的多元化, 但这样或将带来高昂

的成本。(2) 强制要求某些或全部关键零部件、药品和技术只能在国内生产。这种供应链的转移违背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强制国内生产无异于进口替代，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会给世界正常贸易秩序带来冲击。(3) 做好重要商品的提前储备，为供应链中断提供缓冲，但同样会涉及较高的成本，储备的商品也可能因过期而无法使用。总体而言，在管控供应链风险时既要侧重供应商的多元化，也要保证这些有针对性的工业政策不会威胁到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增长。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anaging-supply-chain-risks-without-undermining-growth-by-richard-haass-2020-12>

4、布鲁金斯学会发文分析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监管政策

12月10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布政府治理研究员亚历克斯·恩格勒（Alex Engler）撰写的文章《拜登政府应如何处理人工智能监管？》作者指出，如果民主党在参议院赢得多数，将有希望在拜登第一个任期内实现数据隐私和算法相关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立法。如果民主党未能赢得参院多数席位，拜登政府可以撤销特朗普时期的行政令和部门规定，要求联邦各部门改革现有的对算法系统的歧视性法律。拜登应推动国会制定新的算法消费保护法律，进一步推动重启技术评估处（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鉴于数字经济已占美国经济的9%以上，这些举措需要尽快实行。在行政层

面，由于特朗普政府以创新而非强化监管为首要任务，拜登政府应增强调查算法系统的能力，包括使用行政传票获取相关企业的数据集、指示美国数字服务局（USDS）扩充一线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利用科技办公室（OSTP）和总统创新奖学金的招募权限引进更多专业人才、恢复科技办公室首席数据科学家职位，推动技术部门制定 AI 应用的高标准保障措施等。在国会立法层面，欧盟和英国已采取收紧监管的行动，美国国会也将继续讨论隐私保护、反垄断和强化数据安全保护的法案；两党也对规范面部识别技术应用有一定共识。拜登政府应恢复技术评估办公室，为国会提供技术监督和额外能力支持。在平衡监管和创新激励层面，以上措施将保护公民安全，约束利用算法犯罪行为，从而建立社会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信任。除致力于监管外，政府还应继续为技术创新投资，并努力促进 AI 应用的民主规范和全球性共识形成，构建 AI 全球伙伴关系。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the-biden-administration-should-tackle-ai-oversight/>

5、《外交学人》发文分析特朗普太空政策的原则和目标

12月11日，美《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安全与国防主题编辑阿比南·雷杰（Abhijnan Rej）的文章《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太空政策：原则和目标有何新变化》。文章认为与奥巴马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新《国家太空政策》在原则方面有以下几个变化：（1）更加强调军事太空活动，确保美

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加强其威慑力并促进国际安全与稳定。(2) 将开采月球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太空资源作为原则之一。(3) 强调“民主价值观，尊重人权和经济自由”并明确提及月球和火星是美国太空发展的目标。(4) 在军事太空活动方面，特别是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会采取报复性军事行动。而在目标方面，新的国家太空政策明确承诺“将人类经济活动扩展到深空”同时运用“外交、经济和安全能力”来震慑他国干扰美国在太空和平探索的行为，以及重新强调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2/the-trump-national-space-policy-whats-new-in-principles-and-goals/>

6、CSIS：拜登应用长期干预替代长期交战模式，重塑美国军事战略

12月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阿利·伯克战略主席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文章《拜登的转型与重塑美国战略：长期干预与长期战争》。文章称，当前舆论倾向于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等地区的军事行动定义为长期交战，认为此类军事活动导致美国军费开支过大，当地平民伤亡惨重、促使极端主义和独裁者的势力扩张。作者建议，拜登政府应致力于长期干预，以解决以上问题，同时解决特朗普政府从长期交战地区撤军所带来的新问题。作者建议，拜登政府向相关国家或合作伙伴提供一定军事援助时应考虑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成本效益，

应视受援国的政府与军队的表现给予援助，而不是试图改变失败的政府或国家。对受援地区提供的援助应以经济、军队建设为主要目的，并加强军民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地提供一定程度的空中作战及情报搜集援助，通过低参与度的方式减少过快削减兵力带来的作战配合问题。作者强调,应提高美国政府对于长期干预报告的透明度及可信度。美国在中东及非洲地区长期干预的先例表明，长期投入有限军力可限制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减少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威胁，同时提高地政府执政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transition-and-reshaping-us-strategy-long-engagements-vs-long-wars>

7、IISS 分析《五国联防协议》未来发展趋势

12月10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其高级研究员尤安·格雷厄姆（Euan Graham）的文章《五国联防协议的第五十年：下一步该如何？》。文章称，由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英国所签署的《五国联防协议》(FPDA)是一个多边“国防机构”，尽管FPDA不具备有约束力的国防条约，五名成员国承诺在新、马两国受到军事袭击时立即启动磋商，并互相提供军事协作。近期，FPDA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在维持协议政治承诺的同时，加强对常规战争核心的关注，以保持FPDA在日益复杂的当代安全格局中的关联性。作者称，联合声明体现出FPDA的短期前景是安全的，但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其长期发展。具体为：其一，缺乏知名度。

成员国内部维护该协议的政治支持不足。其二，国防能力差距大，缺乏互操作性。最后，成员国范围扩大可能性极小。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12/five-power-defence-arrangements>

8、兰德公司分析 RCEP 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

12 月 9 日，兰德公司发表经济学家托比·席兹玛（Toby Sytsma）的文章《RCEP 构成了全球最大贸易集团，这对全球贸易意味着什么？》。文章称，RCEP 有效地促进了亚洲市场一体化，这是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内的其他多边贸易协定所没有涵盖到的内容。尽管 RCEP 在削减关税、消费者保护和劳工标准等 21 世纪贸易问题上缺乏实质内容，但其预期经济效益将比 CPTPP 更显著。短期内，RCEP 的几个组成部分将影响供应链组织；长远来看，RCEP 将影响国际竞争与未来贸易规则。具体而言，RCEP 相对宽松的原产地限制，减少监管壁垒，并允许中间投入，扩大了贸易规模，促进供应链区域一体化发展。其自由化也降低了从事贸易的固定成本，有利于市场准入。同时，RCEP 确立了新的贸易关系，促进成员国间的贸易关系发展。对于非成员国，美国而言，RCEP 会削弱其在亚洲贸易政策方面的影响。最后，作者建议，RCEP 应建立秘书处，以强有力的框架体系支持其贸易承诺，并进一步完善劳工权益等方面的不足。

<https://www.rand.org/blog/2020/12/rcep-forms-the-worlds-largest-trading-bloc-what-does.html>

9、《经济学人》发文分析英欧达成脱欧协议的前景

12月12日,《经济学人》将刊发头条文章《最后时刻,单薄的脱欧协议好过没有》。文章认为,目前英欧双方在经济上的谈判焦点是公平竞争环境问题。英国要求拥有修改劳工、国家补贴等市场法规的绝对权利,而欧盟则希望有权利阻止这些行为。如果双方无法在此问题上达成妥协,过渡期结束时或将没有任何协议。然而,即使达成最终协议,这仍是一场硬脱欧。一方面,英国无论如何将退出去欧洲单一市场,尽管服务业未受剧烈冲击,但英国工业不仅会面临更冗杂的行政事务,也会面对一个全新的监管体制。另一方面,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关税同盟内,如此区别对待或将加剧苏格兰的独立倾向。文章指出,一份单薄的脱欧协议也要远好于无协议脱欧。协议的最终达成将为英欧在其它问题上的谈判奠定基础,而无协议脱欧则会使双方在安全、情报、外交上的合作复杂化,破坏双边关系,并打击其全球声誉。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12/12/a-thin-last-minute-brexite-trade-deal-is-better-than-no-deal-at-all>

10、《国家利益》发文称美国需与中东盟友合作应对伊朗威胁

12月9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布国际伊朗研究所

主席穆罕默德·苏拉米（Mohammed Al-Sulami）的文章《为使伊朗走上正轨，拜登必须咨询美国的中东盟友》。文章指出，尽管拜登上任后应当优先处理国内问题，但鉴于伊朗发布声明要建设更多地下铀浓缩设施，其中东和全世界也会面临更多挑战。伊朗是巴勒斯坦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和也门危机中的重要参与方：其阻碍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与逊尼派和什叶派恐怖分子密切联系及资助宗派势力敌对行为将破坏地区稳定，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伊朗问题应成为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首要关切。目前伊朗已经在争取拜登支持，同时希望拜登政府重返伊核谈判。文章认为，无条件重返伊核谈判不是美国的正确选择。伊朗改革派政府即将下台，新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尚未确定，重返核谈判将使美国失去制衡伊朗的手段。伊朗在协定签署后立刻对域内国家采取敌对行动、近年来德黑兰不断违反《联合国反恐行动纲领》、持续加强对代理人的支持等做法都使得《伊核协议》信用度大幅降低。海湾国家也对伊朗的各种行为表示不满和关切。对此，拜登政府应咨询域内盟友，使他们成为伊朗问题谈判的参与者，以期形成对伊合力，只有同时解决中东内部相互纠缠的不同问题，才能确保未来协议执行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middle-east-watch/get-iran-right-joe-biden-must-consult-us-middle-east-allies-174140>

撰稿人：丁若瑜、应越、许卓凡、崔元睿

撰稿人：王静姝、周武华